

宋元通鑑

第九冊

特279-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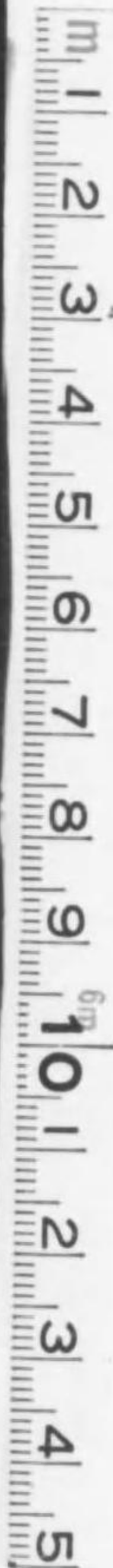


1200501132196

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79
276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四

起巳丑至庚寅凡二年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仁宗九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以水災罷上元燈樂

乙卯范仲淹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守郡或便宜行事甫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庚戌張士遜卒士遜字順之光化人舉進士致位宰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

人孫甫不知

士遜不終

不能正人，請之為和鼓，嘗惡參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值知開封府鄭戩發琳令府吏市第事，士遜揣知帝有不悅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曷不見上明辯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遂言于帝。帝疑道輔黨琳，併黜之。又嘗納女侍於宮中，御史楊偕劾之，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為也。」然士遜寬厚，亦有過人者。一日帝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當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帝曰：「竟未之見。」

亦儘得人
但未盡其
用

也。然而與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為辯其不然。帝意乃解。士遜就第十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懿。己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辛酉，詔臺諫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風聞彈奏。二月丁卯，彗星出虛，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葉清臣上對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

虜情

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畧，不能折衝尊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闕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墊無廬舍，我

求人

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不能用人。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畧者，莫如孫洵。至于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

賢不肖共
立有是理
否

田况

劉渙

范全

蔣偕

張亢

劉貽孫

王德基

施昌言

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罷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

軍儲

戰馬

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中戶下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錄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字道卿蘇之長洲人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庚申翰林學士錢明逸報使契丹是月賜禮部進士一千三百九人馮京及第第一又得范純仁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

錢明逸

馮京

范純仁

荒政

部侍郎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它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目日斂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各為救之而實殺之

學校式取
諸胡救荒
式取諸富

張昇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
加拜前職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有耻帝幸後
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
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六月甲戌帝
以賈昌朝舊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
尚書都省詔自今非曾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通英閣講乾卦
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秋七月丁
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癸卯以范仲淹為
禮部侍郎仲淹舉張昇自代時昇以集賢殿修撰知

陳執中宋
庠不終

潤州仲淹薦昇清介自立直道純誠朝野推服臣所
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上從之八月壬戌陳
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
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以宋庠同平章
事高若訥叅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樞密副
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
安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人亦以
重厚目之然而欲斬范仲淹豈其見之固滯而為人
所罔與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眾以為不可帝以
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

開元兵

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加程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帝性寬厚，雖知其章獻太后時事，亦無宿怒也。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天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

病亦在此

蠻寇

張日新

契丹敗于夏

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歿，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歿。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戊午，太白犯南斗。己未，罷武舉。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

篤行

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蔽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范仲淹置義莊于蘇州，以贍貧族。子弟以仲淹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

篤行

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又欲為買絲野堂。仲淹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有幾。一旦取其物而有之，於心何安。寧使耕壤，或他人有之，吾則不可取也。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十一月，詔河北被災民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十二月，遣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李初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頤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皆以敦頤不遺舉主，士俗為之歸厚。

吏治

二年春正月以歲飢罷上元觀燈命近臣同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時范仲淹知杭州杭俗好佛事喜競渡仲淹自春至夏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居民空巷出游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飢工價至賤可興造殿宇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財仲淹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既而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亡皆仲淹之惠也自後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為令程頤上

監司宜注名

謙祀

書闕下勸帝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二月甲申出內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三月丁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為大饗蓋亦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之數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

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
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
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
堂、禮神主、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
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
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
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
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
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

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
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翰林學士
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叅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
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
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
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
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六絃
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
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
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

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于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朔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癸亥出內藏絹百萬市糴軍儲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九

包拯
吳奎

月巳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何如下詔自今內降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于進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薊州十一月巳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

王舉正

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閏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叔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

確

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

趙師民

房庶

並從之。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

能破夏可以作樂能破虜可以作樂何須問累黍

范鎮

陳希亮

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定三品官以上家廟，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以徇。」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

應變

捕盜

懲酷吏

應變

契丹策進士

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希亮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既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本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吾境有不如法，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譯者。是歲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吳興益補歷 二月 賜兩長 又 魏州 參 魯 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五

起辛卯至癸巳凡三年

仁宗十 年 賜 賞 賚 賚 資 白 金 三 千 兩 不 受 生 長

皇祐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

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土之逐末乙丑帝

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閑內則貌類太

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

親視饗膳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

魏國大長公主

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日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勸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 丙戌宰臣文彥博等進皇祐大享明堂記 三月庚申宋庠罷

篤行

宋以搞設兵校爲重

時有僞造敕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以劉沆參知政事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流民相屬吏不加恤乃飾厨傳交賂使客以取名譽自今非搞設兵校其一切禁之 五月乙亥班簡要濟衆方于州縣 六月丁亥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姑免孝標罪戒州郡自今勿復獻作隆儒殿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

通鑑卷三十五
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紹堯夏以承舜漢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

宜出于臣下之口

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丙子減郴永州桂陽監丁身米錢十萬餘石八月汴河絕流京東淮浙飢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傲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

風聞言事
之過

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始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冬十月庚子、文彥博罷、時張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是時災異迭見、吳奎上言、今冬令

二敵此時
甚易制可
惜無人

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飢饉
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
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
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
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
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
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
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
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奸謀所破、故羣臣
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

聖王

李師中

只管做詩
快憤再無
一挽回國
是之人矣

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
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奎亦以介
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歿、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朝中士大夫各贈以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
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
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夏竦卒、竦字子喬、
江州德安人、舉賢良方正、致位宰相、以文學擅名、一
時為郡有治績、盜賊不敢竊發、然性貪鄙、數商販部
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寮屬
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至是卒、賜謚文

謚議
劉敞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五
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
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奸邪而
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以龐籍
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叅知政事王堯臣
為樞密副使十一月范仲淹上書言古者內置大
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
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
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

綱詔屢下
有司亦易
於拊循

孔宗旦
死節

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
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
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
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十二月庚辰新作
渾儀 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四年春正月戊午徙范仲淹知潁州人巳巳詔諸路
貸民種 二月庚子蠲湖州民所貸官米 三月蠲
江南路民所貸種數十萬斛 夏四月廣源州蠻儂
智高反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
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

曹觀趙師
日死戰

魏瓘

蘇緘

王罕

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
 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
 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八州知封州曹觀知
 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
 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
 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
 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甲子范仲淹卒時仲
 淹自杭徙青州又徙潁州疾甚肩輿至徐州不起年
 六十四遺表無所請上使就問其家贈兵部尚書仲
 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因名

朱說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齋畫粥刻苦厲志以朱
 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曰我自用朱氏
 錢何預汝事遂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學舍五年
 大通六經之旨尋登第復姓易名平生厲志聖賢之
 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
 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外和內剛樂善
 汎愛自奉甚儉臨財好施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自措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頌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至于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
而啓宋儒道學之原以左傳授狄青而作武人忠義
之氣此其所關繫者尤大而反爲衆善所揜尚論者
或未之先也歐陽修初以仲淹事忤宰相呂夷簡坐
黨人遠貶既而夷簡罷相修始被進擢至是爲仲淹
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相擢用希文有驩然相得戮
力平賊之語仲淹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刊去之修曰
吾亦忤呂相者惟其言公乃取信於後世也希文自
言平生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乃不使解仇于地下堯

夫固是賢者而其廣狹之不同乃如此 壬申命知
桂州陳曙率兵討儂智高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
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
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于無
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
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
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亦迂後可爲耳鎮自
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帝出歌器陳于邇
英閣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
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

御製

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嘗著論，帝遂製後述以賜度等。六月乙亥，以楊旼體量安撫廣南，經制盜賊。庚辰，以余靖爲廣西安撫，命同廣東提刑李樞與陳曙討儂智高。廣東轉運鈐轄司發兵援之。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

張忠死戰

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樞密副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丙午，命余靖經制廣南盜賊事。壬戌，儂智高引衆去廣州。廣東兵馬鈐轄張忠邀擊于白田，忠戰沒。智高進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常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

梁適此語
補前過

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沔廣南安撫使。庚午。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時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

李光

為青副。知諫院李光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

曹觀

高騷動嶺外。聲搖江西。虔州守臣曹觀欲籍民財為

鍾斐

戰守備。謀之于處士鍾斐。斐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

觀必得人心。故禁以不倫倫之

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

范祥

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摧

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池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

羣法久任

教化

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控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買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瑗旣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初瑗與孫復同讀書于泰山及是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程頤游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論頤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

呂希哲

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願鄰齋。嘗以師禮事之。丙子。太白犯南斗。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番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丁丑。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戊午。詔免河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須者。今年秋租十之三。十二月壬申。狄青

勇智

軍法

勒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聘貽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時冬無雪。帝以愆亢責躬。宰相龐籍等請避賢路。帝曰。朕誠不能感天心。非卿等過也。己丑大雪。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于兄嫂。已嘗爲嫂持服。及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爲

祝紳

篤行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言帝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五年春正月庚戌、白虹貫日、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丁度卒、度字公雅、祥符人、祖顛、罄貲置書、至八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度生八日、日始開、少穎悟、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謚文簡、性資純直、不事修飾、喜論時事、帝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著龜也、有著述。丁巳、會靈觀火。戊午秋、青敗儂智高于邕州、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

真堪慶賞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歿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歿者百五十七人、生

孫節

崑崙之捷

智高未死何謂悉平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斂尸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歿、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于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麗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

宋儒講道學尚有真偽講樂茫然耳

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歿、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二月癸未、狄青復為樞密副使、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槨價、護送還家、無主者葬祭之、賊所過郡縣、免其田租一年、死事家科徭二年、丙戌、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

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殿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鍾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鍾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鑄

論青者一

孫抃

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樞密副使龐籍及臺諫皆論青武人不可長宥府帝不聽甲子詔諫官御史毋挾私以中善良及臣僚言機密事毋得漏洩以孫抃為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木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毋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吳中復

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晉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

以樂得官
何所不至

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乙未。詔

河北荐飢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來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戊午詔太常定謚毋爲溢美。閏月壬申龐籍罷籍姻屬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達州道死諫官韓絳論籍陰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復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籍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是月詔定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賊私罪者乃得爲之。八月以

亦未見平

陳執中梁適並同平章事。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乙酉御崇政殿觀新樂是月夏及契丹平。冬十月丙申朔日食丁巳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爲定式。十一月己巳日長至祀天地于圜丘以三聖並配。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

恤畿民

輔郡

羨餘、以曹陳許鄭滑州為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六 起甲午至乙未凡二年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瘞埋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 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

有伎樂者
有伎后者
甚無謂也

伯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爲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二月壬戌，孫沔罷，以田況爲樞密副使。徙周敦頤宰南昌，邑人皆曰：

執中潦倒

王貽永

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民黠吏，惡少憍憍焉，不獨以得罪爲恐，又以污善政爲耻也。三月己巳，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嫺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壬申，賜邊臣攻守圖。庚辰，以太史言日當食，下詔改元，易服避正殿，減常膳。是時帝春秋旣高，無子，大理寺檢法官吳及上疏，臣聞

吳及

通鑑卷之六十一
官師相規，工執執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歿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

何罪。陷于刀鋸，因而夭歿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皇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實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及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錢法，至歿

通鑑卷之二十一
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夏四月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五月壬辰、太白晝見、秋七月丁卯、以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己巳、出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八月丙午、以劉沆同平章事、初、沆爲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請對極言得失、帝下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冬十月

梁適不終

馬遵

范師道

壬辰、詔士庶家毋得以嘗傭顧之人爲姻、違者離之、丁酉、葬溫成皇后、劉沆充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葬、不報、既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爲其子瑾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會甚太常博士張述以儲位未立、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

張述七疏

載疏太畧

吳充

鞠真卿

劉敞

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在皇祐中蓋嘗言之前
 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帝終不以爲罪十一月太
 常博士吳充太祝鞠真卿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降
 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集賢院判馮京言充等
 不當黜宰相劉沆怒并黜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但
 解其記注知制誥劉敞上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
 京落職將謂其所言過當觸忤聖意及於延和殿奏
 事面奉宣諭乃知充等舉職京意無他不知中書何
 故必欲排逐傳之四方反謂陛下不能納諫所損不

小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
 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
 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
 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今者此事未必非
 致災之由也望陛下留神省察疏上留中是歲大
 旱胡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
 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
 如初及言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
 如其言

二年春正月丁亥晏殊卒殊字同叔撫州人始年十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四真宗召試闕下、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真宗愛其不隱、除祕書省正字、歷翰林學士、謹厚自持、以至相位、訃聞、謚元獻、命歐陽修爲撰舊學之碑、二月壬辰、汾州團練推官郭固上車戰法、授衛尉丞、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

郭固

所作、其名云、粵朕皇祖寶鈇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鉏、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罇鐘又長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三月丙子、改封孔世愿爲衍聖公、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芻、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

契丹求御容

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辛亥。定差衙前法。初太宗享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奸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貲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署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琦又議建并州軍為節鎮。胡宿上言曰。晉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閔北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

恤役

直諫

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乙卯。出米京城門。減其價以濟流民。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

賈黯

通鑑卷二十一
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五月己未，錄繫囚。辛酉，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事。戊寅，詔戒百官務飭官守。六月戊戌，陳執中罷。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鎮言：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致誣以禽獸，不爲不可致詰之事。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范鎮

得體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鎮，以爲阿附宰相。鎮不顧力爲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旣而趙抃、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罷。執中爲相八年，其所長者，唯四方問遺不及門，人莫敢干以私。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任。帝曰：如是，則富弼爾。素曰：陛下得人矣。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

契丹耶律防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

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皆得人矣。以張昇

張昇不負所舉

為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

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

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

蕭注

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是月。余靖遣蕭注

入特磨道。生獲儂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

伏誅。時智高已歿于大理。亦函首至京師。秋八月。

契丹宗真入秋山。有疾歿。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

契丹廟號

契丹馬保忠

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傥。嘗因夜

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

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

臣下無勛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

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

臣以絕其言。九月戊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真

殂。帝遣使祭奠。戊辰。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

合格者官之。冬十月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義入寇。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世矣。至是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十一 仁宗十一 九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
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輕敵聞之乃以師寶爲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它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歿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十一月己未行並邊見
錢和糴法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岬東更平地二
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
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

謙河
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于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
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不除說者以河隨時
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
當至一尺屢有證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
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
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
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
北知河決根本上疏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
下流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

通鑑卷二十一
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于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逕、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契丹不能識問、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契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御清涼殿策進士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大頒五經傳疏、至是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契丹置博
士

士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北河陽梁也高第其首發紙

雖州城王景圖制士似殊各一頁
 此卷有梁書卷之四十四及梁書卷之四十五
 此卷有梁書卷之四十六及梁書卷之四十七
 此卷有梁書卷之四十八及梁書卷之四十九
 此卷有梁書卷之五十及梁書卷之五十一
 此卷有梁書卷之五十二及梁書卷之五十三
 此卷有梁書卷之五十四及梁書卷之五十五

終